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三回 慕文名輕財借屋 謀生計設帳課徒

且說華童同曹德設計保莊，將賊眾燒除殆盡，誠心欲求他家中居住，華老絕計不肯，只得令人一面到城中探望，一面預備酒筵請華童夫婦兒女去耍頑一日。華童因他實心相請，也就不得推辭，只得答應那王氏太太同春姑、秋姑兩位姑娘前去。到了次日。打聽人回來說道：「城內的賊雖去了，但所有的房屋全行被他燒燬無存。」華童聽了這話因道：「自來草寇類多如此，因此難成大器。」隨向陶五說道：「我們是定要往湯家鎮去了。」說了這辭別曹德，回轉陶五家來。

過了一刻，王氏太太與兩位姑娘也就回來。彼此又收拾了一晚。

次日天明，陶五與他的兒子推了兩架太平車子，一車推的是人，一車推的是瑣碎東西。其餘的人皆騎的是騾子。王氏太太與春姑、秋姑上了太平車，大眾的人挑了什物，將大門倒鎖起來，一直上大路，向湯家鎮而來。走了一日只走了一半路程，只得找了個客店住下。

次日，又走至午後。已離湯家鎮不遠，陶五說道：「我先走一步，好叫他那裡先為預備。」說了，把騾子加上一鞭，趕往前去。大眾又走了二三里，已到湯家鎮頭。只見遠遠的陶五同一個四多歲的人前來迎接。到了面前，陶五向華童道：「這是我兄弟陶發。」那陶發見說是主人前來，忻快之極。

陶五道：「這鎮上現成有一座房子，是兩進兩廂，主人欲住，價錢又賤，且與我兄弟的店行相近。」華童道：「既有這所房子，就代我談定便了。能今日到裡面去住更好，免得又打擾人家。」陶發道：「主人不必如此！小人雖是個小生童，供應主人一日也還可以支持得下。現在已將店後房間叫我家女眷移空出來，主人只管去住。」

說了，已至鎮上。

到了雜貨店門首，陶發的妻子已經出來迎接。王氏太太與兩位姑娘進入店後，陶五的家小一齊也將東西從車上卸將下來，般到後進廂房中放下，以便隨後陶五自家居住。陶發又叫小伙計燒水煮飯，與大眾飲食。一直鬧到初更以後，方才妥當。華童父子就在店堂內住了一夜，他兩個女兒與他的妻子就在後面房中居住。

到了次日，華童取出兩銀子，囑買柴米。陶發那裡肯收，說道：「主人這般客氣，反叫小人們心中不安。等你老家尋定房子，然後再行治備不遲。」

華童見他真心，只得全行收下，說道：「難得你們如此，只好隨後再說了。」因叫陶五領了自己，先到了空房裡看了一看，果然就在間壁。看了一回房子，雖不寬闊，也還夠住。忙問陶五道：「這房東姓什名何？租價若干？」

陶發道：「這房乃是本鎮的董事。姓湯名喚德元，號為善夫。也是個縣學生員。」

德元雖不與華童同縣，卻是同案，彼此談起來都是認得的。這日早間，湯德元正在家中無事，忽見陶發走來。湯德元忙的立將起來問道：「陶老闆，今日到此有何見教？請坐了。」陶發坐下了問道：「大爺家那所房屋，從前招呼我們代尋租戶，但不知要多少租金？」

湯德元見他問得有意，說道：「大駕前來，諒有人要租，究竟是誰人，這要租的人如果人品端方，我的租銀決不計較多少。」

陶發道：「不瞞大爺說，這人說起來大爺也曉得的。就是府城中那個華閣老街上的華童老先生。只因近來遭了兵荒，城內的房子為燒之一空，現在回去無家可歸，故我家兄將他家人皆帶到此，姑且避亂。原是他要租這房子，人色可是不要說得的。大爺但把租價說明，便成交了。」

湯德元聽得華童，忙的說道：「原來是他，卻是好極了！我與他還是同案的弟兄，雖然未見過面，久已聞名。你代我去說。就說我不要房租，請他來只管居住，我還有話與他說。能請得他來更好，否則我就前去會他。你先代我去說。」

陶發見他這般光景。很是得意，於是就答應出門而去。回到店中，將湯德元的話與華童說了一遍。華童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他的品學名望我是知道，但是白住他的房子怎麼能行！既然是他請我去，我就同你去走一走。」說著就起身同陶發來到湯德元家中。湯德元已在門口盼望。

看見他們前來，連忙高聲叫道：「前面可是華案兄麼？」

華童忙答道：「小弟正是華童。」說了，已到了門口，讓進門內。來至書房，彼此見禮坐下。

湯德元道：「久慕大名，無緣得見。今日相晤，蓬戶生光！」華童道：「仰企聲華，同深景仰。若非被災至此，一時也不能相見，今日得仰芝顏，足慰生平之願。」彼此謙遜了一回，家人獻上茶來。湯德元道：「方才陶老闆道及尊意，欲租小弟住房。此事正合鄙意，即請入宅便了，所有那些俗例，你我二人雖未能免於俗，然以老哥前來，盡可不必客氣！且此房空住也是無用，隨後還有許多事件奉求。」

華童道：「臺從之意可感之至！但小弟生平介介自守，雖盛情可感，多少之間務必見示。若全然不取，則知我者反為不知我也！」

湯德元還是不從。陶發從旁說道：「湯先生不知我們這主人的耿直，從來不肯如此的。你老人家還說明白了，免得他老人家為難。」湯德元見他兩人如此說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取兩銀子足矣！其餘一切不必再議。」

華童見他說出價目，也不過謙。當時談了些閒話，告辭而去，到了陶發家內，隨即啟箱取了兩銀子，交付陶發，送將過去。

午後，陶五又同他兒子到房子裡，打掃得乾乾淨淨的。本來無有物件，當日就到房子裡去了。從此華童就在湯家鎮居住。每日除了在家課子之外，就與湯德元來往閒談。無如積蓄無多，又遭兵亂，帶出來的銀錢數月以來已將用完，又不肯啟口與人通融，除了與湯德元來往之外，其如鎮上之人皆是不與不取。

光陰易逝，看看又是臘殘春至，湯德元知道他的景況，便說道：「我等舌耕以度日，除讀課以外，無別事可做。現在兵火將平，小弟在這鎮上人地還熟，莫若明春老哥將前進房子騰出，開門授徒，也可博得些修脯。」

華童道：「小弟也想到此，惟恐是強竊之末，未必有人前來。」湯德元道：「這事在小弟身上，斷不致無人入塾。」華童當時就答應下來。到了次年過了燈節之後，湯德元先將自己的兩個兒送來入學。那些鎮上人家，看見湯家子弟也來從這華老先生，一個個也來托湯德元引進。

湯德元又代他擇那好的答應下來。不上幾日已是一堂濟濟，桃李盈門。華童就此課讀起來。

其中學生以湯德元兩個小孩子姿質最純，其餘雖非上等，也不離於中材。惟兆璧弟兄三人分聰明。平日一早起來，先在內室裡灑掃一回，然後就出來讀書。湯德元看見兆璧這般人才，知道他必成大器，故此另存了一個心思。因他有兩個女兒，長名蕙微，次名蘭馥，卻與兆璧、兆琨兩人年歲相仿，因他初到此地，且是如此貧窮，雖有擇婿之心，卻未敢起口。每日無事皆來看他文字。

這日清明放學，湯德元在家祭祖已畢，來華童家中約他出去踏青。華童正那裡對景生愁。想道：「人生貴適志，我命中沒有功名之分也就罷了，為什麼又遭兵燹！弄得家產蕩然，羈身在這地方。雖承湯德元代我招呼，羅致這許多學生，偏生他兩個兒子不能上進，叫我何以對他！」一人悶悶的不樂，坐在書房中納悶。兆璧見他父親這般樣子。知道他的心事，也就不敢開口。父子兩人閒坐在那裡。可巧湯德元前來約去踏青，華童只得同他出。湯德元也把兆璧兄弟一起帶去。

離鎮有三四里多路一個伍員廟，凡到四時八節，這鎮上的人皆到那裡遊玩。當時眾人一路行來，真是春風楊柳，天朗氣清，好一派氣概！荒野之間，也有放風箏，也有打鞦韆的。不多一時已到了伍員廟門首。大眾進了廟門，有和尚迎人。到各處遊玩了一

番，然後到方丈獻茶，華童又問了這廟中的勝跡，和尚一一說明。正要與湯德元告別回去，只聽外面人聲吵鬧。眾人回頭一看，獨少了湯德元的兩個兒子。湯德元怕他二人在外生事，趕忙的出去，已將一個賣葷齊的老頭子打傷，睡在地下。許多的閒人將他拉住，向方丈裡拖，湯德元看見，忙的上前招呼，眾人方才放了手說道：「他家中大人來了，那就有了著落。」和尚看見，登時就出去解和。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。